

經

義

述

聞

經義述聞第十九

高郵王引之

春秋左傳下七十條

不靖其能 造舟于河 露其體 是謂近女室疾如

蠱 董振擇之 寡君舉羣臣 且諺曰 四方之虞

亨神人 以盟其大夫 使亂大從 議事以制

簞之以行 願與諸侯落之 寵靈 行期 黃熊

陟恪 不能相禮 聖人之後 官職不則 樂 孤

斲易在衰經之中 貌不道容 是四國者 形民之

力 子毋勤 曰義也夫 非無賄之難 大城城父

札瘥天昏 私族於謀 棠君尙 親戚 鄙 琴

張字子開名牢 齊侯疥遂疔 偃介之關 取人於
窪蒲之澤 古之遺愛 廷求忤反 問于介眾 莫
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五牲三犧 季郇 宣王有
志 以閒先王 官宿其業 易之亾也 若爲三師
以肄焉 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不爲義疚 魯君
世從其失 元年春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
于狄泉 孟懿子會城成周 備物典策 少帛 燕
閒王室 以約爲刊 如駢之斲 彤鏤 三軍之事
乎不與謀師乎帥乎何黨之乎 潛師閉塗 先王
一盛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爭明 使處吳竟 魯

人之泉

不靖其能 請免之以靖能者

昭元年傳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夷處不辟污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污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馬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杜注不靖其能二句曰安靖賢能則眾附從引之謹案其能請處不辟污出不逃難也而云安靖其處不辟污出不逃難則

文不成義矣。今案傳曰靖其能。又曰賞其賢。則靖與賞意當相近。傳又曰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又曰請免之以靖能者。則靖有表章風勸之義。靖當讀爲旌。旌表也。言魯使本當戮以其能是二者而免之所以表章之也。表其能卽是賞其賢。故下文又曰賞其賢矣。旌表其能所以勸羣夷。若不旌其能以示之孰肯勸勉而爲能者乎。故曰不旌其能其誰從之也。僖二十四年傳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哀十六年傳猶將旌君以徇於國。竝與此同義。以六書之例求之。靖從青聲。青從生聲。主卽生字。旌亦從生聲。故旌字得通作靖。旌之通作靖猶旌之通作

精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旄目後漢書張衡傳法引作爰精目孟郁脩堯廟碑師工旌密師精

造舟于河

造舟于河正義曰詩云造舟爲梁是比舟以爲橋也釋水云天子造舟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孫炎曰比舟爲梁郭璞曰比船爲橋皆不解造義蓋造爲至義言船相至而竝比也家大人曰造之言曹也相比次之名也造次一聲之轉故凡物之次謂之造昭十一年左傳僖子使助蕞氏之造杜注曰蕞副倅也張衡西京賦屬車之造薛綜注曰蕞副故薛綜注東京賦曰造舟以舟相也義與造舟竝相近

比次爲橋也李巡孫炎皆言比舟正義釋造字之義沖遠

不得其解而轉訓爲至爾雅釋文訓造爲作。宣十二年公羊傳疏引舊說訓造爲詣。又轉訓爲成皆由不知道爲比次之義。故望文生訓而卒無一當矣。

露其體

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曰。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家大人曰。露。猶疲也。憊也。呂氏春秋盡數篇曰。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處耳則爲揭。爲聾。處目則爲曠。爲盲。處鼻則爲軌。爲窒。處腹則爲張。爲疝。處足則爲痿。爲蹇。然則氣鬱而不宣者。體之

所以憊也。故曰：勿使有所壅閉秋底以篇其體。方言曰：

露，敗也。管子五輔篇曰：振罷露。

罷與露同。

資之絕。秦策曰：諸

侯見齊之罷露，是露爲疲憊之義。露，羸一聲之轉。故廣

雅曰：疲，羸，憊。

與憊同。

極也。列子湯問篇：氣甚猛，形甚露，張

湛曰：有膽氣而體羸虛，是露卽羸也。孟子滕文公篇：是

率天下而路也。趙注曰：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

今本

羸路作羸困之路。此後人不曉路字之義而妄改之也。

案音義曰：丁張竝云：路與露同。又所列注文內無困之二字。今據刪。

呂氏春秋不屈篇：士民罷路。秦策：士民路病於

內。高注竝曰：路，羸也。路，路皆與露同。故杜言體羸露也。

正義不曉露字之義，乃云：肌膚疲，則骸骨露。又云：羸露

是露骨之名。其義與裸相近。裸露形也。羸露骨也。皆失之。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正義曰。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家大人曰。晉侯以近女而生疾。不言近女而言近女室。於義轉迂。易林鼎之復云。女室作毒。為我心疾。則漢人所見本已與今同。案室當為生字之誤也。蓋生誤為至。是又誤為室。

謂近女為句。生疾如蠱為句。本文女蠱為韻。下文倉志祐為韻。傳凡言是謂者。文多用韻。若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于姜。是謂沈陽。可以興兵之類。若以近女室為句。疾如蠱為句。則失其韻矣。又是也。

案下文曰。女不可近乎。言近女不言近女室。此近女下
本無室字之證。上文曰。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又曰。四姬
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下文曰。淫生六疾。又曰。今君
至於淫。以生疾。此生疾二字之證。又曰。淫則生內熱。惑
蠱之疾。此生疾如蠱之證。又案首語亦曰。是謂遠男而
近女。惑以生蠱。下文亦云。非鬼非食。惑以此尤是謂近
女生疾如蠱之明證也。段氏說文蠱字注。讀是謂近女
室疾爲句。近女室非疾名。不得如蠱爲句。尤非。

董振擇之

三年傳。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

人之望也。杜注曰董正也。振整也。正義曰董正釋詁文也。振爲整理之義。言正整選擇。示精審也。引之謹案擇女爲昏。無所用其糾正。亦無所用其整理。杜注非也。今案董當讀爲動。動振之言。振動也。振動謂之動。振猶恪。恭謂之恭。恪昭十六年傳無有不周語曰。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豐。震與振共格是也。通振動者。戰栗變動也。春官大祝辨九舞。四曰振動。鄭大夫曰。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後鄭曰。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是董與動通。董振擇之者。震動恪恭以擇之。言敬之至也。

寡君舉羣臣

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正義曰舉亦皆之義言舉朝羣臣也家大人曰舉當讀
爲與舉與古字通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禮
七謙與世皆然兮王逸注曰與舉也史記呂后紀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言不唯
寡君與羣臣受賜而已先君之靈亦寵嘉之魯語曰豈
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
實永饗而賴之成四年傳寡君與其二三臣昭
十九年傳寡君與其二三考是也。正
義失之。

且諺曰

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

卜鄰矣。違卜不祥。家大人曰。且諺曰。本作曰。諺曰。晏子
既使宅人反其故室矣。因謂宅人曰。諺曰。非宅是卜。唯
鄰是卜云云。上曰字。仍是記事之詞。自諺曰以下。方是
晏子之語。若作且。諺曰。則與上文不相承矣。自唐石經
上曰字。誤作且。而各本皆從之。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
覽州郡部三。引此竝作曰。諺曰。今本晏子春秋雜篇有
晏子使晉一篇。文與左
傳同。且諺曰三字亦同。此後人取誤本左傳竄入者。非
晏子原文。其原文見元刻本。及明沈啟南本。與左傳事
同。而文異。左傳之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彼文作
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鄰舍。餘見羣書拾補。

四方之虞

四年傳君若苟無四方之虞。杜注曰。虞。度也。家大人曰。

虞憂也。范望注：大元元瑩曰：虞憂也。繫辭傳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襄三十年傳曰：以晉國之多虞，哀五年傳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疾，晉語曰：衛文公有邢狄之虞。章注：虞，備也。失之。吳語曰：越曾足以爲大虞乎。章注：虞，度也。亦失之。又曰：今伯父有荆蠻之虞，皆其證也。

亨神人

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杜注曰：亨，通也。陸粲附注曰：劉向新序。善謀篇。按此文亨作享。古字亨享通。傳遜辨誤曰：愚謂劉自誤，非通也。陳氏芳林考正曰：亨爲古享字，固然。但此處則作通義解，爲長引之謹案。亨當從

新序讀爲享。杜不讀爲享者。蓋以神可言享。人不可言享耳。不知古人之文。多有從一而省者。人固不可言享。亦得因神而并稱之。襄二年傳。萊人使正與子路。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邱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然則以享神人。亦是從一而省文耳。襄二十七年傳。能歆神人。杜注曰。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彼言歆神人。此言享神人。皆是因神而并及於人也。又案

亨爲古享字。以誤解爲通。故古字得存。若杜解爲享祀之享。則後人必改爲享矣。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皆古享字。王弼誤解爲通。故古字得存。故傳注誤解者。亦可以考見古本云。

以盟其大夫

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正義曰。崔杼弑莊公。立其弟景公。孤謂景公也。以其幼小。輕弱之。惠氏補注曰。呂氏春秋載此事曰。慎行母或如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亾其大夫。弱其孤。謂殺崔成。崔彊。

亾其大夫謂崔杼強而夆左氏傳世既久或先秦以來
所據本異當以呂覽爲正家大人曰惠說非也弱其孤
謂弱景公孔說是也盟其大夫謂崔慶盟國人於大宮
也自弑其君以下三句皆一時之事若崔杼父子之夆
在弑莊公後三年與前事絕不相涉慶封之害崔杼非
其罪之大者楚靈王無爲數之以告諸侯也呂氏春秋
作亾其大夫者亾字古讀若莖盟字古亦讀若莖說見唐韻
正盟亾同音故僭亾爲盟耶盟明亾三字古並同音管子七法篇世主所賞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亾君則高不然亾君卽明君也明之通作亾猶盟之通作亾矣高
氏昧於假僭之義故云亾其大夫謂崔杼強而夆惠氏

又以弱其孤爲殺崔成崔彊夫崔成崔彊廢封已殺之矣豈特弱之而已乎且以孤爲崔杼之子則弑其君弱其孤兩其字義不相屬矣若必改盟爲公則下文之以盟諸侯又作何解何不察之甚也。

使亂大從 鄭勝亂從

五年傳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杜注使亂大從曰使從於亂釋文正義並引服虔注曰使亂大和順之道哀二年鄭勝亂從杜注曰釋君助臣爲從於亂引之謹案傳言亂從不言從亂杜注非也兩從字皆當訓順善傳從字多訓爲順不煩枚舉言立適大順也今殺適立庶則亂

大順矣。助君順也。今釋君助臣則亂順矣。亂從猶言犯順。僖三十三年傳文不犯順是也。家語正論篇使亂大從。王肅注亦曰從順也是。舊說皆如是。杜棄而不用。何邪。惠氏補注說使亂大從亦以服注爲是。

議事以制

六年傳。曾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杜注曰。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引之謹案。杜以議事爲臨事。非也。法書刑傳文。李奇注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案李以議爲議諭之議。亦非傳意。議讀爲儀。儀度也。制。斷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爲定法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

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

之而後動議陸績姚信本竝作儀惠氏周易述曰儀度

也將舉事必先度之鄭注尚書大傳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于此儀之發矢

則必中于彼矣君將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則應于民心案惠說是也儀與擬皆

度也作儀者假借字耳正義曰必議論之而後動失之少牢下篇其胥

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說見前其胥體

儀也今文儀或爲議宣十一年左傳令尹薦艾獵城沂

程士物議遠邇昭三十一年傳士彌牟營成周議遠邇

軍事期皆言度其遠邇也魯語曰賦里以入而量其有

無付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言度其老幼也淮南俶真篇

曰不可隱儀。揆度兵略篇曰：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隱

議卽隱儀。

廣雅曰：隱，度也。

是儀度之儀。古通作議也。

鄭語：伯賈能議百物。

以佐舜者也。漢書地理志：議作儀。晏子春秋：外篇博學不可以儀世。墨子：非儒篇：儀作議。

字又通作

義。襄三十年左傳：女待人，婦義事也。義事亦謂度事也。

說見前婦義事也下。

聳之以行

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杜注曰：聳，懼也。漢書刑法志：聳作懼。顏師古注曰：懼，謂獎也。家大人曰：顏說是也。聳之以行，謂舉善行以獎勸之。故楚語：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勇以戒勸其心。韋注曰：聳，獎也。方言曰：自關而

而秦晉之間相勸曰聳或曰牀與同中心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聳又曰慙慙勸也南楚凡已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慙慙慙與聳義亦相近

願與諸侯落之

七年傳楚子成章率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杜注曰宮室始成祭之爲落正義曰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元云言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會以落之爾檀弓云晉獻文子成室請大夫發焉是也然則不釁似無

祭而杜言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者以其言落必是以酒澆落之雖不如廟以血塗其上當祭中霤之神以安之家大人曰注謂宮室始成祭之爲落正義謂祭中霤之神皆於禮無據雜記注明言不覺者不神之則不祭明矣正義又謂落是以酒澆落之尤與傳義不合

庚蔚之解雜記

注曰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則庚說已誤

案爾雅曰落始也與諸侯落

之者與諸侯始其事也楚語伍舉對靈王曰今君爲此臺願得諸侯與始升焉是其明證矣宮室既成於是享賓客以落之故雜記注曰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又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饔飩以爲證哀十七年傳

曰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會焉事亦相類昭七年傳又曰楚子享公于新臺卽是與諸侯落之之事也然則落之之事享也非祭也四年傳叔孫爲孟鐘饗大夫以落之義與此同服虔注以落爲釁鐘正義謂以血澆落之並非是小雅斯千箋曰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旣成而釁之歌斯千之詩以落之則落與釁明是二事釋文訓落爲始是也正義謂以血澆落之亦非是或以爲祭或以爲釁或言以酒或言以血皆由不知落之爲始而誤以爲澆落之義也。

龍靈

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正義曰。言開其恩。寵賜以威靈。以及楚國。引之謹察。寵靈之靈。非威靈之謂也。廣雅曰。靈。福也。言寵楚國而賜之以福也。凡傳稱以君之靈。以大夫之靈者。靈皆謂福也。三十二年傳曰。今我欲微福假靈於成王。哀二十四年傳曰。寡君欲微福於周公。願乞靈於戚氏。靈亦福也。班固典引曰。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寵靈二字。亦承福字言之。是靈與福同義。此傳上文曰。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甯爾民。卽所謂寵靈也。下文曰。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

又承寵靈言之。是寵靈楚國。卽寵福楚國也。若云寵威楚國。則義不可通。

行期

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杜注曰。問魯見伐之期。引之謹案。下文曰。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魯。則行期當謂會盟之期。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薳啟疆如齊聘。且請期。杜彼注曰。請會期是也。會盟則兩君皆行。故問魯君行期。若伐魯之期。出楚定之。何須問魯乎。

黃熊

引之謹案。晉平公夢黃熊入於寢門。左傳昭七

國語

晉

皆載此事。其字竝作熊。熊之熊。舊本無不如是。正義曰。諸本皆

作熊字。請自解者以鯀爲黃熊。入於羽淵。輒疑獸非。入

水之物。而讀爲鼈。三足能之能。正義引梁主曰。鯀之所

何以能入羽淵。蓋出梁元帝左傳音。史記夏本紀正義

曰。鯀之羽山。化爲黃熊。熊音乃來反。下三點爲三足也。

至唐初。遂有徑改爲能者。釋文曰。今本作能者。勝也。謂

舊本矣。此說之一變也。或眩於熊與鼈之二說。而不能定。

遂於作能之本。而如字讀之。不以爲熊。亦不以爲鼈。而

以爲說文之能。能屬足。佯鹿。見釋文。此說之又一變也。今

案黃熊入夢。乃鯀之神。神狀似熊。非真熊獸也。獸非入

水之物。而神則可以入水。中山經曰。騎山神。鬪圍處之。

其狀如人面羊角虎爪。恆遊于睢漳之淵。出入有光。海外東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在垂垂北。兩水閒。其爲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則神之獸形者。未嘗不入於水也。太平御覽獸部二十引瑯語曰。晉平公夢見赤熊。鬩疑。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晉共工之卿曰浮遊。既敗於顓頊。自沒沈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願。其狀熊。則赤熊固入淵矣。此黃熊入夢。與彼略同。何得以入淵之文而疑其非獸乎。釋文載一說曰。既爲神。何妨是獸。正義曰。神之所化。不可以常而言之。此說是也。若以爲能鼈之能。則黃字義不

可通爾雅。鼈三足能。不云色黃。白帖卷九十七熊下引。

逸周書王會篇曰。東胡獻黃熊。今本逸周書作黃熊。蓋後人所改。李善

注南都賦引六韜曰。散宐生得黃熊而獻之紂。則熊固

有色黃者。黃熊蓋卽熊也。爾雅。熊如熊黃。傳言黃熊。則

其獸而非鼈明甚。正義引張升反論。今本升誤叙。反誤

問。鼈化爲熊與騰蠅爲豹。傳元潛通賦。鼈厥變而成熊。

與終窮爲豹。而斷以王劭云。古人讀熊于陵。反。張升用

舊音。傳元用新音。其辨明矣。張升。後漢人。傳元。晉人。而

字皆作熊。不作能。蓋當時猶未有三足鼈之謬說也。今

由正義所引。而更以五證明之。楚辭天問。化爲黃熊。巫

何活。王逸注曰：言魃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也。王注不以爲三足鼈，則其字作熊，不作熊可知。其證一也。說苑辨物篇載國語之文曰：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邪，意厲鬼也。子產曰：晉鯀違帝命，殛之于羽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字正作熊，與宋明道本國語相合。明道本注曰：熊似羆，宋庠本正文熊作能。注熊似羆，其作能似熊，非也。洪興祖云：問補注亦誤，謂國語作能。其證二也。論衡死偽篇載左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及晉堯殛鯀於羽山，其神爲黃熊之文，而解之曰：夢象也。吉

因且至。神明示象。熊羆之古。自有所爲。又無形篇。魯公變而成虎。鯨魚有山。化爲黃熊。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爲虎。鯨之爲熊乎。則夫虎熊之壽。不能過人。字正作熊。與死偽篇同。且以虎熊竝言。則其爲熊字無疑。今本熊作能。加雙行小字於下。曰能音奴來反。乃後人所爲。非其原本也。豈有死偽篇作熊而此又作能者乎。陳氏芳林反以能字爲是。蓋考之不審也。則其字爲

熊羆之熊明矣。其證三也。正義引賈逵曰。熊獸也。如傳木作能。則賈氏當以三足鼈釋之。今賈云獸而不云鼈。則其字作熊可知。檢經典釋文。序錄注左傳者。六家莫前於賈逵。解詁而字正作熊。則熊爲左氏原文也。其證四也。中山經。青要之山。南望壘渚。禹父之所化。郭璞注曰。鯨化於羽淵。爲黃熊。今復云在此。然則一已有變怪

之性者亦無往而不化也。是景純所據左傳國語字正作熊其證且也。是皆左傳國語古本作熊之明驗矣。請再以杜本求之。黃熊二字。杜氏無注。蓋以熊之爲獸人所共知故耳。若作能字。則爲異狀之鼈。不得無注。故傳之作熊不作能。觀於杜之無法而知之矣。甄文類聚獸部熊引左傳夢黃熊人於寢門。白帖卷九十七熊云。晉侯夢黃熊入寢子產曰。晉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則唐人所據之本。固有不誤者。自陸德明誤從作能之俗本。且如字讀之。而以爲熊屬。足似鹿。其後國語舊音。宋庠補音。皆仍其誤。夫訓爲獸名。則當作熊。訓爲鼈名。則當作能。今作能字。而以爲獸名。則既不合於舊本之熊。又不合於三足鼈。

之能。是創前人未有之曲說。所謂歧又有歧也。且能如字讀者。獸名也。如謂獸不可以入水。則雖改而爲能。仍非入水之物。如謂神之所化。自可入淵。則舊本作熊。理本無礙。何須改而爲能乎。甚矣其謬也。陳氏芳林內外傳攷正。段氏若膺說文注。皆爲陸氏釋文所惑。而以能字爲是。熊字爲非。故具論之。

陟恪

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杜注曰。陟登也。恪敬也。大雅文王集傳引或說曰。陟恪當爲陟降。引之謹案。恪讀爲格。爾雅曰。格陟登陞也。是格與陟同義。

陟格謂魂升於天也既言陟而又言格者古人自有複

語耳

莊子德充符篇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篇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假與格同格亦登也楚辭

離騷陟陛皇之赫戲兮陟亦陟也

格與恪古字通論語爲政篇有恥且

格漢山陽太守祝睦碑格作恪後漢書班固傳用討韋
顛黎崇之不格文選格作恪逸周書小開武篇罔有恪
言卽格言也不必改爲陟降

不能相禮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釋文作病不能禮日本或作病不
能相禮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傳文本無相字故注云
不能相儀荅郊勞以此爲已病傳如本有相字文義已

明杜可無不能相儀之法矣。且下云苟能禮者從之不能禮正與能禮相對。唐時本已衍相字。陸氏不從是也。惠氏定字補注曰相字蓋襲上文相儀而誤引之。謹案臧惠二說是也。古者謂習於禮曰能禮。周語晉侯其能禮矣。是其證。上文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是不能者相儀與荅郊勞二事。故總言之曰不能禮。如曰不能相禮則專指相儀言之。遺卻荅郊勞一事矣。史記孔子世家索隱曰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禮乃講學之病者不能禮爲病非疾困之謂也。據此則司馬貞所見本亦無相字。今索隱

病不能下有相字。乃後人據俗本左傳增之也。觀索隱曰不能禮爲病足證所引傳文無相字矣。王肅家語正論篇注曰僖子病不知禮文雖小異而亦無相字。又案上文不能答却勞下注曰爲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相字亦後人所增。藝文類聚人部六引傳文正作病不能禮無相字。

聖人之後 聖人有明德者

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服虔注

曰聖人謂商湯

見史記孔子世家集解

杜預注及王肅家語注竝

同下文曰滅孫統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其

後必有達人。杜注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家語觀周篇改其文曰：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德而達者。易王注曰：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史記孔子世家亦改其文曰：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人。引之謹案：聖人謂弗父何。正考父也。聖人之後，謂孔子爲弗父考。父之後，故下文遂曰：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此言其祖之有明德而爲聖人也。故下文遂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此言弗父考父德爲聖人而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也。曰：聖人曰聖。

人有明德者皆指弗父考父言之故篇內無一語及商湯者解者誤以聖人爲商湯湯有天下不得謂之不當世於是改易其文曰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孝就其說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或曰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不知聖人有明德者聖人卽謂弗父考父不必加之後二字也

聖人卽是有明

德者古人自有諺語耳襄二十四年傳僑聞君子長國家者君子卽是長國家者也且下文方言

其後何得亂其次序那以弗父考父爲聖人者聖爲明

德之道稱不專指大聖

逸周書諡法篇曰稱善賦備曰聖教實厚禮曰聖鄉飲酒義曰

仁義接賓主有事且互有數曰聖管子四時篇曰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賈子道術篇曰且明且賢此謂聖

人。蔡普曰：人之彥聖，緇衣引君陳曰：既見聖，亦不克由。
聖，小雅正月曰：其日予聖。小閔曰：或聖或否。大雅板曰：
靡聖管管。齊語曰：卑聖侮士。越語曰：聖人不出，忠臣解
負。皆明德之通稱也。襄二十二年傳：勇用聖人。正義曰：
周禮大司徒以辨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
和。鄭元云：聖，通而先識也。尚書洪範云：睿作聖者，通識
之名。尚書又稱：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詩
稱人之齊聖，皇父孔聖。母氏聖善，皆非大聖也。弗父
之讓考父之其，其有明德如是，得不謂之聖人乎。固不
必商湯而後為聖也。敘孔子之先，而但及弗父考父者，
舉其近者言之耳。若欲舉其遠者，則湯之先更有契為
聖人，不得以湯為始也。韓詩外傳曰：受命者必以其祖
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曰孔
某。命爾為司寇，彼敘孔子之先，亦但及弗父而止，是其

例也

官職不則

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何可常也杜解官職不則曰治官居職不一法引之謹案則猶等也均也說文則等畫物也是則與等同義管子七法篇曰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呂氏春秋功名篇曰取則行鈞均鈞古字通是則與均亦同義官職不則謂賢否不同也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也壹也類也則也皆謂同也非同不壹不類不則皆謂異也故曰同始異終也杜訓則爲法

而又云不一法以牽合上三句之義其失也迂矣。

樂

九年傳晉侯飲酒樂釋交樂音洛引之謹案樂當如字

讀謂平公飲酒而樂作也。

古者謂作樂爲樂故檀弓云是月禴徒月樂

下文

屠敵酌以飲工日辰在子而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正指此樂字而言。檀弓載此事云平公飲酒鼓鍾杜賁曰。即屠敵。子而_不樂是其明證矣。此與元年鄭伯宴趙孟飲酒樂不同。釋文音洛非也。檀弓忌日不樂說者亦誤讀爲哀樂之樂。辯見檀弓。

孤斬馬在衰絰之中

十年傳孤斬鬻在衰經之中杜注曰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引之謹案斬讀爲慙慙鬻者哀痛憂傷之貌晉語曰吾君慙鬻其亾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是也桓引者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語意與此相似慙之言慙也說文慙痛也小雅雨無正篇慙慙日瘳鄭箋曰慙慙憂之楚辭九辯慙懷增欷王逸注曰愴痛感動歎累息也古聲慙慙相近洪範沈潛剛克文五年傳潛作漸是其例矣杜不得其解而臆爲之說非是。

貌不道容

十一年傳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

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引之謹案。貌不道容。貌
當爲視。此涉土文容貌而誤。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
從之。漢書五行志作貌。亦後人依誤本左傳改之。案上
文云。會朝之言。必間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
過結綯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單子視不登帶。則不能道
容貌矣。故云視不道容。言不過步。則不能昭事序矣。故
云言不昭。上下皆以言視討文。今本視作貌。則與上文
不合。且貌卽容也。今云貌不道容。則是容不道容矣。此
必當依上文改正。

是四國者

十二年傳。是四國者。尊足畏也。杜注曰。四國。陳蔡二不
羹。劉允伯規過曰。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
皙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
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彼再言
三城。無四國也。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錢氏荅問曰。賈
子書大都篇云。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
與不羹。賦車各千乘。馬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
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
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
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患

掉。末大必折。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奉公子乘疾內作難。然則左氏傳云四國者。兼葉言之。昭十三年傳。稱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葉本許都。靈王遷許於城父。而取其地。故有許葉之稱。十一年十二年傳。但稱陳蔡不羹。而不及葉者。傳寫之脫文。杜不審。而分不羹爲二。以當之。誤矣。當時實有四城。改四爲三。亦非其實。引之謹案。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與此相應。則無脫文可知。楚語曰。靈王城陳蔡不羹。又曰。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史記楚世家亦曰。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陳蔡下皆

無葉字。豈得盡謂之脫文乎。陳蔡不羹實三國。故楚語

既言三國。又言三城。而此言四國者。涉上文兩四國字

而誤。上文曰。四國皆有。鄭注。覲禮四享曰。四當爲三。古分。又曰。周與四國。鄭注。覲禮四享曰。四當爲三。古

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

正與此同。周官內宰疏引鄭志。古趙商曰。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

以三誤。劉說是也。特以納棄疾者。亦有葉邑之師。故後

爲四。世傳聞之誤。遂謂靈王所城者。亦有葉。賈子書所云者

是也。以十一年杜注考之。不羹城在今襄城縣東南。漢

地理志。潁川郡雖有東西二不羹。然杜注及土地名。竝云。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縣而北有不羹亭。定陵之不羹。有亭而無城。則非靈王所城者也。傳所謂大城不羹。其爲襄城縣之不羹。城無疑。水經汝水注亦云。汝

水又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南。又東南逕東不羹城南。引春秋傳大城陳蔡不羹爲證。而西不羹亭。則僅見於強水注中。不引。陳蔡不羹相距或二三百里。或三四百里。春秋傳爲證。

而今之襄城。南距葉縣六十里。古葉邑卽任葉縣南三十里。與襄城東南之不羹城相距不及百里。襄城之不羹已大城矣。未百里而又城葉。無是理也。學者當據內外傳以正賈子之誤。何反據賈子以疑左氏乎。十三年傳言許葉之師者。案傳曰。棄疾君陳蔡。城外屬焉。楚世家作方城外。十八年傳曰。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則葉固方城外之邑。屬於棄疾者。葉人之從棄疾。宜也。奚必靈王所城者而後爲之用乎。且傳不言陳蔡許葉不羹。而

言陳蔡不羹許葉。明陳蔡不羹。是靈王所城之大都。而許葉則否。故先言陳蔡不羹。後言許葉。而楚語則但言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不言許葉也。若謂棄本許都。故有許葉之稱。則尤非事實。十三年傳曰。楚子遷許而質許圍。故許圍作亂。又曰。師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囚四族之徒。以入楚。杜注。四族。蕞氏。許圍。蔡消。莫成。然。是許國之師。實許圍所召也。九年。遷許於夷。遷方城外。人於葉。十一年。又遷許於荊。見十三許與棄皆受蕩析。離居之害。遂叛靈王。而從棄疾。故曰。師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許謂遷荊之許。非謂葉也。許已遷夷。遷荊。何得仍謂葉爲許乎。棄本楚邑。

自許遷於葉。遂謂葉爲許。九年傳遷許于夷。遷方城外
人于許。杜注曰。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是也。然
言許則不言葉矣。自許遷夷。遷荆。而舊所居之葉。仍歸
於楚。而謂之葉。後凡言葉公。及沈諸梁老于葉。皆是也。
然言葉。則不言許矣。未聞因葉本許都。而稱許葉也。假
令納棄疾者。但有葉邑之師。而無遷荆之許。則傳但言
葉可矣。何必謂之許葉乎。許爲楚之附庸。葉爲楚之邑。
不得合許葉爲一。以強附於賈子書之葉也。近世說此
條者。若顧氏亭林。臧氏玉林。陳氏芳林。皆誤引賈子爲
據。而錢氏復謂左傳之許葉。卽賈子之葉。故具論之。

形民之力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注曰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云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引之謹案杜釋形字迂回難通今案形當讀爲刑後漢書陳蕃傳注引此正作刑民之力刑猶成也見大傳學記鄭注刑民者成民也桓六年傳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正義曰言養民成就然後致孝享是其義也之猶是也爾雅之子者是子也無逸惟耽樂之從漢齊鄭崇傳引作惟耽是從力猶務也見坊記鄭注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者言惟成民是務而無縱欲之心也犬雅烝民篇威儀是力文義正與此

同之曰。廣雅曰。刑治也。刑民之力者。治民是務也。

子母勤 祇取勤焉

十三年傳。平王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犢。樂之田事。畢。弗致。既復。王問犢。樂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母勤。姑歸家。大人曰。勤猶辱也。以其降服而對。故曰子母辱。成十七年。晉厲公使解于欒。書中行。偃曰。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語意與此相似。正義曰。言子母以見使爲勤勞。失之矣。定四年。晉謀伐楚。荀寅言於范獻子曰。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亦謂祇取辱也。昭十三年。楚靈王曰。大福不再。祇取

辱辱語意亦相似。鄭注檀弓曰：勤勞辱之事也。成九年穆姜謂季文子曰：大夫勤辱，是勤與辱同義。

曰義也夫 猶義也夫

十四年傳：「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滅。」曰義也夫。又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引之謹案曰：當爲由字之脫誤也。猶讀

爲由字之假借也。

莊十四年傳猶有妖乎正義曰：由有妖蛇而厲公得入乎。古者由猶二字。

義得通用。犬戴禮係傳篇猶此觀之。莊四年公羊傳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孟子公孫丑篇文王猶方百里起，猶並與由同。家語正論篇載此，猶正作由，則曰字亦

當作由。寫者脫一直畫耳。由義行義也。

孟子盡心篇言曰：居仁由義。

大義滅親，叔向能行大義，故不爲末滅也。再言由義也。

夫所以揆歎美之雜記引孔子之言曰。始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正與由義也。夫之文相類。又仲尼燕居論夔曰。古之人也。終又曰。古之人也。又孔子贊禹曰。禹吾無閒然矣。終又曰。禹吾無閒然矣。美顏回曰。賢哉回也。終又曰。賢哉回也。重言嗟歎是其例也。杜注曰。義也。夫云。於義未安。注猶義也。夫云。以直傷義。故重疑之。失之矣。服虔讀滅爲咸。下屬爲句。亦不辭。由義也。夫乃孔子歎美之辭。不得屬之。椒人而云咸口也。王肅家語用左傳文而承誤作曰。又浴服虔之解。而以咸屬下讀。不爲末。下注曰。未。薄也。於。或曰。非也。義。下注曰。或左傳作成也。

非無賄之難 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

十六年傳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正義曰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家貧無賄不爲難也立於職位而無善名是爲身之大患言韓子當患無令名不宐患家無賄也僑聞爲國家者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事大國愛小國不爲難也無禮以定其位是國之大患言耶當患位不定不宐患事晉之難也引之謹案正義以難爲難易之難非也傳言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正義乃曰事大國愛小國不爲難則遺卻不能二字矣今

案難亦患也。之是也。言君子非無賄是患，而無令名是患。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是患，無禮以定其位是患也。襄二十四年傳：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彼言無賄之患，此言無賄之難。彼言無令名之難，此言無令名之患。是難卽患也。昭元年傳：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意亦與此同。十年傳：忠爲令德，其子弟能任，非猶及之難。不愼也。難亦患也。言高彊之所以及於罪者，患在不愼也。正義曰：言人居其難，可不謹慎，亦失之。晉語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之徒言患三公子皆得立也。又曰：君旣許我殺天子

衍說見國語

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言患里克不從也。又曰：愛
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歎。楚之不難，無乃不可乎？言
是之不患也。襄十七年傳是之孟子離婁篇於禽獸又
何難？易言於禽獸又何患也？故其下文云：無一朝之患
也。古人多謂患爲難，互見前宋衛實難下。

大城城父

十九年傳：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適於諸夏而
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
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杜注曰：城父，今襄城父城縣。
謂卽晉時襄城郡之父城縣，各本父城二字誤倒。今據水經汝水注改正。惠氏補注曰：高誘

日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

見呂氏春秋
慎行篇注。

引之謹案

二十年傳賈無極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以今
與地考之方城山在葉縣南四十里。父城故城在寶豐
縣西北。自寶豐縣東南至葉縣六十八里。又四十里而
至方城山。則父城故城當在方城西北百餘里。正所謂
方城之外也。故無極謂其將以方城之外叛。若沛國之
城父。其故城在今亳州東南。去葉縣南之方城遠矣。勢
不能以方城之外叛。無極安得而誣之乎。自高誘誤以
沛國之城父爲大子建所居。而闕駟十三州志見史記
正義。

史記楚世家正義竝同其誤。惠氏不能釐正而反用其

說以規杜。非也。

札遶天昏

寡君之二三臣。札遶天昏。賈逵注曰。短折曰天。未名曰昏。家大人曰。昏之言泯沒也。泉陶謨。下民昏墊。鄭注曰。昏沒也。傳曰。寡君之二三臣。若未名而外。不得謂之臣矣。晉語曰。晉侯將外矣。君子失心。鮮不天昏。晉侯亦非未名而外者也。昭二十年傳。所以天昏孤疾者。周語。然則無天昏。札遶之憂。義竝同也。

私族於謀

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杜注曰。於

私族之謀。宐立親之長者。引之謹案。傳言私族於謀。不言於私族之謀。杜說非也。私族於謀而立長親者。私謀於族而立長親也。倒言之。則曰私族於謀矣。十一年傳。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言唯憾於蔡也。本年傳。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言怒於室。色於市也。又義竝與此相似。

棠君尙

二十年傳。棠君尙。謂其弟員曰。釋文。棠君尙。君。或作尹。引之謹案。作尹者是也。杜注曰。棠君者。之長子尙也。爲棠邑大夫。廣韻。棠作堂。引風俗通曰。堂楚邑。大夫五尙。

爲之。其後氏焉。尙爲棠邑大夫。則是縣尹也。其當作尹明甚。棠尹。猶言箴尹。沈尹。連尹耳。杜注棠君。亦當作棠尹。爲棠邑大夫。故謂之棠尹也。或謂注曰。棠尹。奢之長子尙也。則傳文本無尙字可知。若傳已稱其名曰棠尹尙。則注當云。棠尹尙。奢之長子也。必不更著其名曰奢之長子尙矣。案此注內棠尹下脫尙字。非傳文衍尙字也。棠尹尙。奢之長子尙也。重一尙字。猶襄十年傳注。郟人紇。叔梁紇也。重一紇字。釋文正作棠君尙。或說非。

親戚

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家大人曰。親戚。謂其父也。

錢氏曉徵史記攷異曰。五帝紀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正義云。親戚謂父瞽叟後母弟象妹。穎首等也。案古人稱父母爲親戚。大戴記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孟子盡心篇。人莫大焉亾親戚君臣上下。楚世家。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猶言如喪考妣也。孟嘗君列傳。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亦謂其父母也。正義兼弟妹言之。非史公之旨。家大人曰。錢說是也。余請爲之加證。管子揆度篇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會。無生臣。親沒之後。無舛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輕重乙篇曰。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

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晏子外篇曰今
爲人子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墨子兼愛篇曰奉承親
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節葬篇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
者其親戚死舂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適成爲孝子
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取柴薪而焚之熏土
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非命篇曰內不能善事其親
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呂氏春秋遇合篇曰人有大臭
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無能與居者恃君篇曰無親戚兄
弟夫妻男女之別史記陸賈傳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
弟墳墓在真定皆謂父母爲親戚也又案左傳親戚爲

義。史記楚世家作父。義。管子九變篇親戚墳墓之所在。小問篇作父母墳墓之所在。墨子天志上篇然且親戚兄弟所知。義。共相傲。戒下篇作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荀子議兵篇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漢書刑法志作歡若親戚。賈子保傳篇無恩於親戚。犬戴禮作無恩於父母。此尤其明證也。

鄙

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家大人曰。古謂野爲鄙。鄙以待之。謂遐處於野以待之也。故下文又言耕於鄙。僖二十四年傳。鄙在鄙地。汜。杜彼往訓。鄙爲野。是也。此注

以爲遯鄙失之。呂氏春秋晉時篇史記吳世家五子胥傳並作耕於野。桓十一年公羊傳遷鄭焉而野。爾雅仲師大司徒注引作鄙爾。

琴張字子開名牢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杜注曰。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正義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卽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眾皆以爲子張卽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引之謹案。賈鄭一家之說。固無明徵。王肅家語亦不足信。家語序曰。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誠。

故藝議者不知爲誰多矣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是琴張名牢乃王肅之臆說僞託於家語者杜氏不察而用之疏矣此及孟子盡心篇作琴張莊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子罕篇牢曰鄭注以牢爲子牢蓋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之友司馬彪注以子牢爲琴牢亦爲家語所誤然亦不以爲琴張牢與琴張不得合而爲一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亦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王肅家語未出以前不得有琴張名牢之說辨見漢書

齊侯疥遂沾

陸氏釋文曰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痲說
文云兩日一發之瘡也痲又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
爲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痲已是瘡疾何爲復言遂疔
乎家大人曰陸說是也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疥且瘡
疥之與瘡不同病故加且字以別之若讀疥爲痲則痲
卽是瘡豈有重複其義而言瘡且瘡者乎況疥字古音
在祭部痲字古音在之部二部之字絕不相通若果是
痲字無由誤爲疥也顏之推孔穎達以讀痲爲是
顏說見顏

氏家訓

皆由昧於古音故爲曲說所惑耳

偏介之關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杜注曰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爲近關所征稅存暴奪其私物引之謹案偏介本作偏介今俗作介介卽邇字也偏介二字義本相近襄二十九年傳云邇而不偏是也注本作介近也迫近國都之關迫近二字正釋偏介二字則正文之本作偏介明矣祇因介與介字形相似故介以爲介而注文之介近也亦誤爲介近也後人以介無近義而有隔義故改近也爲隔也以牽合介字不知偏與介隔義不相近不得言偏介之關且注云迫近國都之關又云爲近關所征税皆承上近也二字

言之若改近也爲隔也則全注皆不可通矣陸孔所見
已是誤本故陸云介音界孔又曲爲之說云迫近國都
爲關以隔遼鄙之人則讀注不審而爲誤本所惑也晏
子春秋外篇作偁介之關亦後人依左傳改之案晏子
諫篇云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問篇云佞人求君逼
爾而陰爲之與爾亦與邇同又云左右偁邇晏子書言偁邇
者多矣唯此一處作偁介與本書不合故知爲後人所
改也凡經傳中邇字作介者多誤而爲介說見穀梁傳
莊十五年

取人於萑苻之澤

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杜注曰於澤中劫人引之

謹案劫人而取其財不得謂之取人取讀爲取

取古通作取萃

象傳取以正也釋文取有作取漢書五行志

內取茲謂禽師古曰取讀如禮記取應之取人卽盜也

謂羣盜皆聚於澤中非謂劫人於澤中也盜聚於澤中

則四出劫掠又非徒於澤中劫人也下文云興徒兵以

攻萑苻之盜盡殺之則此澤爲盜之所聚明矣文選齊

故安陸昭王碑文注藝文類聚治政部上白帖九十一

太平御覽治道部三引此竝作取人於萑苻之澤蓋從

服虔本也杜本作取者借字耳而云於澤中劫人則誤

謂爲取與之取矣韓子內儲說篇鄭少年相率爲盜處

於菑澤將遂以爲鄭禍處於菑澤卽所謂歌人於菑苻之澤也

古之遺愛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杜注曰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家大人曰愛卽仁也謂子產之仁愛有古人之遺風非謂其見愛於人也以子產爲古之遺仁猶以叔向爲古之遺直百史記鄭世家集解引賈逵注曰愛惠也惠亦仁也故廣雅曰惠愛仁也

廷求枉反

二十一年傳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亾杜注曰廷恐也釋

文廷求枉反恐也引之譚案求本作邱淺人改之也廷

之本訓爲往來之往

廷于枚切說文廷往也從辵王聲引春秋傳日子無我廷蓋謂左傳

倍用廷字非謂其訓爲往也訓往則義不可通

信以爲恇懼之恇恇有邱往反

之音

邱往與邱枉同

禮器眾不匡懼鄭注曰匡猶恐也釋文匡

作恇音匡又邱往反是也廷訓爲恐則與恇同故亦音

邱枉反若音求枉反則當訓爲誑欺不得訓爲恐矣鄭

風揚之水篇人實廷女釋文廷求枉反誑也定十年傳

是我廷吾兄也釋文廷求往反欺也與音邱往反而訓

爲恐者不同淺人習見廷字有求柱反之音輒改邱爲

求而不知字雖同而音義則異也段氏說文注謂人實

迂女之迂爲証之假借是也而謂子無我迂之迂亦同則非也子無我迂乃恒之假借言子母以是言恐懼我今日之事不幸而後必幸猶不凶也豈証之假借乎

問于介眾

二十四年傳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介眾杜注曰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釋文介音界引之謹案言眾則周之國人胥在是矣無取更言大也書傳亦無謂國人爲介眾者介疑當作方方古其字詳見周禮六鄉之治下問于其眾者問于周之眾庶也方與介字形相似故誤爲介杜所見本已然

莫

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
聚也杜注曰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釋文曰陽不克
莫絕句引之謹案陽不克莫甚爲不辭莫然不動之解
亦爲皮傳今案陽不克絕句莫當作其下屬爲句言陽
氣不克其將積聚而爲旱也其莫字形相似故其譌作
莫賈子道德說篇其生氣皆集焉檀弓注
斬板謂斲其縮也今木其字竝譌作莫而漢書五行
志引傳文已作莫蘇林注亦曰莫莫爾不勝爲積聚也
則此字之譌其來久矣

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唐石經此行凡九字比各行少一字周之寶珪四字係改刻釋文云于河本或作沈于河陳氏芳林攷正曰案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左傳云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沈於河漢書五行志作王子鼂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

湛古沈字說文湛沒也

是石經刊去者乃

沈字也家大人曰有沈字者是也用寶珪沈于河與用兩珪質于河文同一例

見襄三十年

用猶以也故漢志作以

成周之寶圭湛于河若無沈字則文不成義覲禮曰祭川沈襄十八年傳中行獻子成於河沈玉而濟定三年傳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皆其證也釋文以無沈字者

爲正本唐石經刊去沈字卽因釋文而誤水經河水注
云子朝取周之寶玉沈河以祈禩則善長所見本亦有
沈字白帖六七兩卷並引作沈于河與史記正義同皆
不從釋文也

五牲三犧

二十五年傳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服注曰五牲
麋鹿熊狼野豕三犧雁鶩雉也

見正義

杜注曰六畜馬牛

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麇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
之犧引之謹案麋鹿之屬可謂之獸不可謂之牲牲家
物也獸野物也特牲饋食禮實獸于楸上東首牲在其

西北首東足內則三牲用麋獸用梅是獸與特異不得以獸爲牲也曰六曰五曰三皆以物類言之非以所用之事言之且月令季冬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其皇天上帝社稷之饗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其山林名川之祀則犧牲所用亦有社稷山川何必祭天地宗廟而後謂之犧乎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凡祭祀共其犧牲鄭注曰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也則犧牲卽在六畜之內不得以雁鶩雉當之矣今案五牲牛羊豕犬雞也三犧牛羊豕也大戴禮曾子天圓篇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

祭牲牛曰大牢

牛下蓋脫
羊豕二字

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

羊下
蓋脫

豕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

日字蓋因上下文
而衍說見大戴禮

宗廟曰芻

祭山川曰犧牲割列禋瘞是有五牲盧辯注曰五牲牛

羊豕犬雞也諸志篇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

穀順至必時其節月令春會麥與羊夏會菽與雞中央

土會稷與牛秋會麻與犬冬會黍與彘所謂五牲五穀

也三犧卽三牲牲之爲大牢少牢者也桓八年公羊傳

何注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羊豕凡二牲曰少牢是也

蒼之則曰畜用之則曰牲色純則曰犧以牢禮言之則

有三合雞犬計之則爲五合馬計之則爲六其實一也

僖十九年傳古者六畜不相爲用昭十一年傳五牲不相爲用則五牲卽在六畜之內矣猶下文之五章五色合元計之則爲六采五聲合變宮變徵計之則爲七音日服杜二家皆失之

季郈 郈氏 郈昭伯 郈孫

引之謹案昭二十五年傳言季郈者一言郈氏者二言郈昭伯者二言郈孫者四郈字皆當作后后者厚之俗字也

說文厚古文作

屋屋與后同 潛夫論志氏姓篇曰魯之公族有

后氏檀弓后木鄭注曰后木魯孝公子惠伯輩之後正義曰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世本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呂氏春秋察微篇魯季

氏與后氏闕

今本后作刷後人依俗本左傳改高注之也據注以字爲氏則作后明矣

曰后氏魯孝公子惠伯革之後也以字爲氏因曰后氏

蓋惠伯革字厚厚與后通惠伯革之孫以王父字爲氏

故其後爲后氏又謂之后孫猶公子彊字子臧

見隱五年傳正

義而其後爲臧孫公子督字華父而其後爲華孫也

見文十年經襄十四年傳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厚孫歸復命

厚孫卽后孫也厚成叔亦惠伯革之後

呂氏春秋觀表篇高注曰后成

子魯大夫也后敬子國之子魯語韋注曰后敬子魯大夫后惠伯之元孫故稱后孫厚成叔

風俗通義過譽篇作后成叔文選幽憤詩注引左傳同

后昭伯漢書古今人表作厚昭伯史記魯周公世家索

憲曰系本昭伯名惡魯孝公之後稱厚氏五行志昭公
二十五年劉歆以爲時后氏與季氏有隙或書其本字
或書其偕字皆是也若郈則叔孫氏之邑而非惠伯革
之字不得爲昭伯所受之氏臧孫之臧華孫之華豈可
以爲邑名乎后笏加邑蓋傳寫者之誤也襄十四年厚
成叔釋文厚
本或作郈案
郈亦當作后而元和姓纂引風俗通曰魯大夫郈昭伯
食木於郈因氏焉已誤以后孫之后爲郈邑之郈食采
於郈者叔孫氏非后氏也水經汶水注曰無鹽縣之郈
鄉魯叔孫昭伯之故邑也禍及鬪雞矣又誤以后昭伯
爲叔孫昭伯蓋叔孫氏食邑於郈后昭伯之后誤本又

作邠因相涉而生錯謬矣

宣王有志 失志爲昏

二十六年傳諸侯釋位以間三政宣王有志而有於目

九經古義曰鄭康成周禮汪一志古文識

保章氏

有志謂

長而有知識也王伯厚以爲有撥亂之志恐非外傳曰

宣王長而立之穉之亂宣王尚少至始有知識乃授之

政也引之謹案惠說是大戴禮保傅篇成王有知而

選大公爲師周公爲傅彼言成王有知猶此言宣王有

志也哀公問曰寡人蠢愚冥頑子志之心也鄭注曰志

讀爲識識知也子之心所知也緇衣曰爲上可望而知

也爲下可述而志也。注曰：志猶知也。墨子非命中篇不
志，管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亾，管三代之暴不肖人也。
下篇志作識，識亦知也。楚辭天問：師望在肆，昌何志。王
注曰：言大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志知之也。志知卽
識知
是志與知同義。志爲知識之知，又爲血氣心知之知。音
智
哀十六年傳：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
志謂心知也。言哀公之失禮，由於自失其心知，故曰失
志爲昏也。列子湯問篇：女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
於斷。張湛注曰：志謂心智。

以聞先王

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杜注曰閒鎔先王之制引之

謹案閒之言干也謂干犯先王之命也

昭二十年傳曰臣敢貪君賜以

干先

王先王之命卽上文所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

以德德鈞以上是也襄十九年傳閒諸侯難太平御覽

皇親部十二引服虔注曰閒犯也是閒與干同義上文

曰王室其有閒王位謂干王位也

昭三十一年傳曰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襄十一年傳曰或閒茲命謂干茲命也

襄三年傳曰定使于大命

四年傳曰管蔡啟商惑閒王室謂謀干王室也

說見後惑閒王

下哀二十年傳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謂犯干上國也鄭

語曰姜嬴荊華實與諸姬代相干也韋注曰言更相犯

閒也閒與干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聘禮記皮馬相閒鄭注曰古文閒作干是也。

官宿其業 物乃坻伏

二十九年傳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
鬱湮不育杜注曰宿猶安也正義曰夜宿所以安身故
云宿猶安也謂安心思其職業服虔云宿思也今日當
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劉元卿以服義太迂曲
引之謹案服訓宿爲思杜訓爲安皆於古無據且皆與
下句不貫孔謂安心思其職業則尤爲迂曲今案宿讀
爲偃偃古文夙字也說文夙早敬也從夙夕夙讀若載
持也今本

說文脫夕字
依段注補。

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隸變作夙。說文

又云，夙，古文夙。又云，肅，持事振敬也。夙，夙肅，古今字。作

宿者，借字耳。

賈子保傳篇有司齋肅，端冕大戴記作夙。夙，孟孫子公孫丑篇，弟子齋宿而後敢言，是

通作宿也。

言居官者能敬脩其業，其所掌之物乃至也。

上文云，物有其官，官脩其方。又云，董父甚好龍，能求其
者，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正謂此也。

杜解物乃坻伏云，坻，止也。釋文坻音旨。又丁禮反正義

曰：若滅弃所掌之事，則其物乃止息而潛伏。家人曰：

杜孔分坻伏爲二義，非也。坻，讀爲政，政隱也。言滅弃其

業而不脩，則所掌之物乃隱伏而不出也。廣雅政隱也。

曹憲音丁禮反王褒四子講德論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潛底猶潛隱也馬融廣成頌疏越蘊搐駭洞底伏底伏猶隱伏也坻底竝與政通論衡龍虛篇引左傳坻作低低伏亦隱伏也故感虛篇又云夏末政衰龍乃隱伏

易之亾也

范氏中行氏其亾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易易之亾也杜注曰范宣子刑書中旣廢矣今復與之是成其咎正義引劉炫曰范氏取菟之法以爲國制雖則爲非書已廢矣縱應有禍亾毀已歇今荀寅更述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惡

焉。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凶家大人曰。杜劉

孔三君皆未曉易字之義而強爲之詞。非傳意也。

孔氏
釋軒

經學厄言讀易爲
難易之易亦非。

今案易之凶也四字作一句讀易者。

疾也速也言中行寅擅作刑器以召禍又加以范氏之

舊惡是速之使凶也。史記天官書填星其居久其國福

厚。

句易

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漢書天文志。大白

所居久其國利。

句易

其鄉凶。蘇林曰易疾過也是古

謂疾速爲易也。引之謹案。孟子梁惠王篇。澆耕易耨。易

耨亦謂疾耨也。

易讀如字。趙注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孫奭音義。易以歧切。皆失之。

管子

度地篇曰。大暑至利以疾耨。殺草蒺是其證。齊語曰。澆

耕而疾耨之以待時雨。義亦同也。

吳語。一日惕。一日雷。韋注。惕疾也。雷徐也。

惕與易聲近而義同。

後人不知易有疾速之義。故或以爲改易。或

以爲簡易。望文生訓。而古義遂失其傳矣。

若爲三師以肄焉。

三十年傳。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

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杜注曰。肄猶勞也。釋文曰。肄本

又作肄。家大人曰。作肄者本字。作肄者借字也。

肄。肄古字通。聘

禮記。爲肄。古文肄。爲肄。周官。小宗。伯。肄儀。故書肄。爲肄。玉藻。肄束及帶。肄。讀爲肄。

大雅。皇矣。箋

曰。肄。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肄之。案隱九年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卽所謂肄也。文十二

年傳若使輕者隸焉其可杜注曰隸暫往而退也此傳曰若爲三師以隸焉彼出則歸彼歸則出義竝相同。

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三十一年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

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

絕句杜以夫字下屬爲句失之

有所有

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滅已杜解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曰有所謂有地也引之謹案所時也言名者人之所欲得也然有時有名而不如無名若邾黑肱之以地叛而書名是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于沓何注曰黨所也所

猶時也。大戴禮本命篇曰：婦人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
从從子，無所敢自遂也。言無時敢自遂也。襄二十七年
左傳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
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言晉楚時以兵威小國，而
後小國得以安靖也。昭七年傳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
媮也。言有時反其道以取順於民也。三十年傳曰：晉之
墮事，敝邑之聞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
夫有所不獲數矣。墨子節用篇曰：其欲早處家者有所
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此皆古
人謂時爲所之說。

不爲義疾

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疾

釋文爲子傳反

杜解不爲義疾曰疾病也見義則爲之引之謹案不爲義疾當作不爲不義疾杜曲爲之說非也上文曰終爲不義下文曰懲不義也又曰作而不義文皆相承此處惟一不字耳不爲不義疾言不爲不義而內省多疾也不義卽回邪也昭二十年傳曰君子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益不義不犯非禮語意略與此同後漢書文苑傳不爲利回不爲義疾中論考偽篇引傳文亦作不爲義疾則後漢時傳文已脫不字。

魯君世從其失

三十二年傳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

釋文從子用反失字無音家大人曰失讀爲佚佚字又作逸

佚與勤正相反言魯君世縱其佚以失民季氏世脩其

勤以得民也古多以失爲佚見九經古義

元年春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

泉將以城成周 庚寅裁 城三旬而畢

引之謹案昭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

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與此爲

一事不應已見於前年冬十一月又見於是年正月也

以經考之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書於昭三十二年冬不書於定元年春則狄泉之會實在前年而不在是年明甚晉設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襄宏欲

城成周爲之告晉敬王十年魯昭之三十二年也

見韋注及

史記十二下遂云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諸侯年表

泉遂田子大陸焚而外則狄泉之會實在昭三十二年

韋注云魯定之元年失之辨見國語正與春秋經合然則昭三十二年傳

載狄泉之會於冬十一月者爲得其實而定元年傳元

年春正月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年時與月皆失其實

矣元年傳又云庚寅栽杜氏長麻以爲元年正月乙亥朔辛巳爲正月七日庚寅爲十六日案辛巳庚寅皆當在昭三十二年十一月據長麻昭三十二年十一月丙子朔則辛巳在十一月六日庚寅在十五日昭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瑞高卑度厚薄。仍溝洫。塲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己丑正在庚寅之前一日。長麻云十四日蓋十一月十四日令役。十五日遂設板築也。若以庚寅栽爲正月十六日事。則豈有自十一月己丑令役。歷兩月之久而始設板築者乎。元年傳又云城三旬而畢。計

當始於昭三十二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庚寅畢於十二月十五日己未。不畢於十二月十四日者長麻云十一月小非自定元年正月築城至二月始畢也。杜氏不悟元年春正月合諸侯之大夫爲誤載前年十一月之事乃以辛巳庚寅竝屬之元年正月疏矣。

孟懿子會城成周

杜注曰不書公未卽位引之謹案孟懿子會城成周卽昭三十二年經所書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也傳當屬之前年十一月誤載於是年正月耳

非是年正月實有孟懿子會城成周之事而經不書也
且城三旬而畢則前年十二月築城已畢說見前尙何正
月會城成周之有。

備物典策

定四年傳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
器正義曰服虔云備物國之儀物之備也當謂國君威
儀之物若今緡扇之屬備賜魯也杜不解備物則與典
策爲一也備物典策謂史官書策之典若傳之所云發
凡之類賜之以法使依法書時事也引之謹案服解備
物未確孔合備物與典策爲一尤屬未安竊謂備物卽

服物也。經傳多言服物。祭義曰：以具服物以脩宮室。周語曰：亦唯是生於之服物。采章又曰：服物昭庸。采飾顯明。皆是也。土田陪敦。祝宗卜史。服物典策。皆四字平列。服與備古字通。趙策：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作騎射之備。漢書：王莽傳所征於滅盡備厥辜。卽盡服厥辜。皆其證。凡從服從蒨之字，古多通用。後漢書：皇甫嵩傳注曰：備古服字。繫辭傳：服牛乘馬。說文引作備牛乘馬。倍二十四年左傳：伯服。史記：鄭世家作伯備。

少帛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花旃旌。賈逵注曰：少帛，雜帛也。見史記衛世家集解。杜預注同。正義曰：周禮司常云：通帛爲旃。雜

帛爲物。鄭元云通帛，謂大赤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大赤是通帛，知少帛是雜帛也。引之謹案：雜帛者謂其帛色赤白相雜也。雜與少不同義，不得以少帛爲雜帛。且雜帛爲物，物是旗名而雜帛則非旗名，可謂之物不可謂之雜帛，亦不可謂之少帛。猶之通帛爲旗，可謂之旗，不可謂之通帛也。今案少帛蓋卽小白，逸周書克殷篇，縣諸小白。孔晁注曰：小白旗名。齊桓公名小白，蓋以旗爲名。若齊大夫樂施，字子旗。孔子弟子榮旂，字子旗之類也。少與小，帛與白，古字並通。玉藻大帛不褻，鄭注：帛當爲白。閔二年左傳：大帛之冠。雜記注：引作大白。小雅六月：白旆央央。孫炎爾雅注：引作帛。旆，英，英子思之子名白。漢書孔

先傳作帛是白與前通少小
之通書傳甚多不煩枚舉

甚閒王室

管蔡啟商甚閒王室杜注曰甚毒也管叔蔡叔開道紂
子祿父以毒亂王室正義曰甚毒閒亂賈逵云然是相
傳訓也引之謹案毒亂之語不辭甚之言甚基謀也閒
犯也說見前以謂謀犯王室也爾雅曰基謀也康誥曰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鄭注以基爲謀是也廣
韻甚教也。一曰謀也訓甚爲教本於宣十二年傳楚人
甚之脫肩注訓甚爲謀疑卽此傳舊注也玉篇謀謀也
廣韻甚謀也謀甚基竝字異而義同。

以約爲利

鍾金初宦於子期氏。

今本鍾譌作鍾據釋文唐石經改。

實與隨人要言

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杜注曰此約謂要言也引之謹案杜以上文乘人之約爲乘人之窮困故別之曰此約謂要言也其實約與利相對爲文仍謂窮困耳昭二十八年傳居利思義在約思純約與利亦相對言因楚子窮困而得見則是以約爲利檀弓曰父歿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文義與此相似陸燾左傳附注曰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爲利是也

如驂之靳

九年傳吾從子如驂之靳釋文云本或作如驂之有靳
非也家大人曰作有靳者是也陸本脫去有字反以有
有字者爲非誤矣案杜注云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
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正義云說文云靳當膺
也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上有
靳故云我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靳以上正義如杜說則
靳卽服馬也驂馬後於服馬故曰如驂之有靳如孔說
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靳在服馬之胸正當驂馬之首故
曰如驂之有靳若云如驂之靳則文不成義矣而疏首
所列經文亦作如驂之靳則後人改孔以從陸也秦風

小戎釋文引沈重音義云。靳者言無常處游在服馬背
上。今本服誤作多依釋名改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引左傳
云。如驂之有靳。如沈說則靳是服馬背上之游環也。貫
驂馬之外轡以止驂之出。故曰如驂之有靳。三說不同
而靳上皆當有有字。自唐石經依釋文刪去有字。而各
本遂沿其誤。鄭風大叔于田正義引此亦作如驂之有
靳。則是孔本原有有字。與沈重所引同。不當改孔以從
陸也。

彤鏤

哀元年傳。器不彤鏤。杜注曰。彤丹也。鏤刻也。陸粲附注。

後錄曰。彫當作彫。文相近而譌也。家語車不彫。幾器不彫。鏤問禮篇。惠氏定字曰。彫古彫字。陳氏芳林曰。案家語

一本仍作彫。引之謹案。作彫者是也。車不彫。幾器不彫。

鏤。兩彫字重出。則不詞矣。少儀曰。車不雕。幾。會器不刻。

刻鏤雕字皆不重。陸說非也。惠以彫爲古彫字。蓋以周舟古字

通。彫從周聲。則亦可從舟聲。故彫字古作彫。彫與彫相

似。因誤爲彫。百案說文彫。丑林反。船行也。從舟。彡聲。非從

彡。舟聲不得爲古彫字。書傳中彫字亦無作彫者。若直

以彫爲古彫字。則於理尤不可通。惠說亦非也。今案周

語器無彫。鏤。韋注曰。彫。丹也。鏤。刻金飾也。賈子禮容語

篇作蟲鏤

進本潭本皆如是俗本作雕鏤乃後人以意改之

楚語不聞其以土

木之崇高彤鏤爲美韋注曰彤謂丹楹鏤謂刻楹吳越

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作蟲鏤蟲者赫之借字說文赫

徒冬反

赤色也從赤蟲省聲

管子地員篇曰赫也黑秀

通作蟲又通作

彤

彤從冬反大雅雲漢篇蘊隆蟲蟲徐說音徒冬反爾雅作煇煇郭璞亦音徒冬反

故左傳國

語作彤鏤賈子吳越春秋作蟲鏤陸以彤爲彤之諱惠又以彤爲古彤字皆未考蟲鏤之文也。

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五年傳景公外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引之謹案三軍下之字何黨之下乎字皆

衍文也景公外乎不與埋三軍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

何黨之皆以七字爲句而韻在句末

埋古讀若狸謀古讀若媒皆在之部

故與之爲韻若師字古音在脂部師六五長子帥師與尸爲韻秦風無衣篇王子興師與衣爲韻曹風下泉篇念彼京師與著爲韻小雅節南山篇尹氏大師不立空我師與氏維毗迷爲韻瞻彼洛矣篇以作六師與茨爲韻大雅板篇曾莫惡我師與濟毗迷尸屎奕資爲韻昭十二年左傳爲諸侯師與淮坻爲韻皆與脂部之字爲韻而無入之部者則師與之非韻不

得因師乎師乎而於之下增乎字也今第二句衍之字

第三句末衍乎字則長短參差而韻亦不顯矣史記齊

世家載此文曰景公外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是

三軍下無之字之證

唐石經始

又曰師乎師乎胡黨之

乎之下乎字則後人據誤本左傳加之也集解引服虔

左傳注曰師厥也黨所也言公子徒厥何所適也服注言何所適也而不言何所適乎則傳文本無乎字可知唐石經初刻但作何黨之而無乎字此舊本之尙存者或又注乎字於之字旁則爲俗本所惑矣。

潛師閉塗

六年僖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服虔注曰閉塗不通外使也

見史記楚世家集解杜預同

引之謹案閉塗二

字文不成義塗非門關之類不可得而閉也且是時方將迎惠王於國中而先絕其往來之塗則惠王無由至軍中矣塗當爲壁字相借而誤也

壁字下作土與塗同其右旁之老又與余

補伯故墨子備城傳篇補人碎
大而復攻備梯篇詳誤作除

史記楚世家伏師閉塗

徐廣曰塗一作壁列女傳楚昭越姬篇載此事亦作伏
師閉壁是古本正作壁也蓋楚之諸臣恐昭王之从爲
鄰國所知故作爲伏師閉墨之狀使人莫測其意也服
虔作注時傳文已誤作塗故不得其解史記作塗者乃
後人以誤本左傳改之其一本作壁與列女傳合則舊
本也小司馬不能審擇乃從作塗之本而以攢塗說之
案攢塗者殞也殞當於殿不當於軍中且惠王未至而
殞無是理也其說尤謬

先王

十三年傳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陳氏芳
林攷正曰案正義曰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則
先王似當作先公惜石經殘闕家語載此事亦作先王
辭物家大人曰作先公者是也今本作先王者後人依
家語改之耳桓五年正義引此正作先公。

一盛

旨酒一盛兮杜注曰一盛一器也引之謹案魯大記會
弔於盛鄭注云盛謂今時杯杓也。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十四年傳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杜注曰車子微者

鉏商名

孔叢子記問篇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蓋襲用杜注也

正義引服虔曰車

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又引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曰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引之謹案服以車爲車士是也聘禮記盼肉及虔車鄭注曰虔虔人也車巾車也一人掌視車馬之官也晉語其上朝升之而莫戮其車韋注曰車車僕也則主車之人卽謂之車哀六年傳有鮑子之臣差車鮑點杜彼注曰差車主車之官此傳曰叔孫氏之車蓋叔孫氏之差車也元和姓纂殷湯子姓引風俗通義曰左傳有子鉏商蓋亦謂車爲車士故以子屬下讀是服說長於杜矣而未盡

也春秋時婦人稱姓男子則稱氏族以子爲姓非也今
案子鉏蓋其氏商其名也傳凡言子儀克子越椒之類
上一二字皆字也子服何子人九之類上一二字皆以先世
之字爲氏也成十六年及哀五年傳皆有公子鉏定八
年傳有籍邱子鉏是春秋時多以鉏爲名字今此子鉏
知非字者古人名字相應鉏與商不相應故也廣韻鉏
字注曰又姓左傳有鉏麇則春秋時有以鉏爲氏者漢
書古今人表有子鉏商是子屬下讀之明證也易林訟
之同人子鉏執麟春秋作經蔡邕麟頌庶士子鉏獲諸
西狩是子鉏連讀之明證也

爭明

十六年傳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杜謨與不仁人爭爲句明無不勝爲句。注曰：明無不勝言必勝家大人曰：疑當讀與不仁人爭明爲句。明猶彊也。周語說殺雒陽曰：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亦謂爭彊也。注曰：明精氣也。失之。管子四時篇風與日爭明。

使處吳竟

使處吳竟爲白公家大人曰：子西召勝歸楚則當使處楚竟不當使處吳竟。且吳爲敵國子西安能使勝處吳竟乎。唐石經此處殘缺不可考而各本皆有吳字。太平

寰宇記蔡州襄信縣下引此同子謂吳字乃涉上文在
吳而行請以七證明之杜注去白楚邑也白既爲楚邑
則不當云使處吳竟爲白公一也上文子西曰舍諸邊
竟使衛潘易謂舍諸楚竟也若云使處吳竟則與上文
不合一也下文云吳人伐慎白公敗之則勝之在楚不
在吳甚明若云使處吳竟則又與下文不合三也楚語
子西曰欲眞之竟韋注引此文云使處竟爲白公今本
竟上有吳字乃後人依說韋注
本左傳加之與正文不合曰處竟曰眞之竟皆指楚竟
而言四也楚語又云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是白在楚
竟故楚子張亦號白公五也史記五子胥傳云遂召勝

使居楚之邊邑，鄢號爲白公。文與左傳略同，而云楚之邊邑，不云吳之邊邑。六也。周官調人疏引此作使處竟，爲白公無吳字七也。

魯人之臬 使我高蹈

二十一年傳魯人之臬，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杜注曰：臬，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臬緩數年，不知荅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爲此會。引之謹案：訓臬爲緩於古無據。云數年不知荅齊稽首亦非也。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蒙，已不知荅齊稽首矣。何待數年乎？臬當讀爲咎。言魯人不荅稽首之咎數年而猶不自覺，故使我高蹈而來也。

古聲泉與咎同。故字亦相通。

書泉陶古文作咎。錄德三十二年左傳狄人伐唐咎。

如書序咎單作明居咎字。堃與泉同音。又簪鼓之簪。咎以咎得聲。考工記作泉鼓。後漢書馬融傳作咎鼓。

文曰唯其儒書以為二國。夏正謂魯人拘守儒書。故數

年不知其咎也。左傳多古字。後人失其讀耳。又案呂氏

春秋知化篇子胥高蹶而出於延。高注曰。蹶。蹈也。傳曰

魯人之皋。使我高蹈。瞑怒貌。此之謂也。以上呂氏春秋注。是高

蹈為瞑。怒貌。說文蹶。跳也。蹈亦騰躍二名。故高注訓蹶

為蹈。淮南原道篇曰。經紀山川。蹈騰崑崙。蹈騰連文而

其義相近。樂記發揚蹈厲之已蚤。蹈厲謂騰上也。虞雅曰。厲。

上也。楚辭遠遊曰。徐強節而高厲。蹈厲連文而其義相近。又曰。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列子湯問篇曰：師襄乃撫心高蹈，皆謂騰躍而起也。凡人喜甚則高躡，怒甚亦高躡，故曰高蹈。暝，怒貌也。杜以高蹈爲遠行，亦失之。高蹈非遠行之謂，且齊魯盟于顧，顧是齊地，不得言遠行。

經義述聞第十九